

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与欣赏

心的声音

瞿秋白



7.65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122
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与欣赏

心的声音

瞿秋白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1/32 印张 4.25 字数 74,000

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300册

ISBN 7-5039-0278-7/G·28

定价: 1.55元



出版说明

为了向广大青年读者普及中外文学中的优秀作品,我们选编了这套《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与欣赏》丛书。

丛书第一辑所选编的均是“五四”以来现代文学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、欣赏,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,作家的创作目的,我们在每本书前都附有作者小传,每篇作品后都附有赏析文章和疑难词语的注释。每本字数约在5—7万之间。

本书的选编工作及作者小传、赏析文章的写作是由吴福荣同志担任的。

作者小传

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和马列主义理论家，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，才华横溢的文学家、批评家和翻译家。

1899年1月29日，秋白出生于江南名城之一的常州。乳名“阿双”，后改双为爽、霜，取霜色白、为秋令特有景色的意思，又改霜为秋白，并以为名。

秋白祖上累代为官。祖父当过清朝的奉政大夫。但到秋白出生时，这个世宦之家已经完全败落。父亲瞿稚彬被迫漂流异乡，远至山东教书谋生。一家八口的生活担子完全落在母亲身上。家境日益困顿，终至顾不得人们的耻笑，迁住瞿氏宗祠，靠借贷、典卖度日。

秋白的母亲金衡玉是广州盐运史金心芑的次女，读过书塾，好诗文。秋白入塾前，母亲教他吟诗，受到文学启蒙。7岁那年，秋白离塾入觅渡桥小学读书。在母亲的督促下，成绩优异，十一岁小学未毕业即考入常州府的中学堂。受中学堂校长，同盟会会员屠元博的影响，秋白和张太雷等同学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关心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他们兴高采烈；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

窃夺，又使他们陷于失望。

由于家中衣物典卖净尽，秋白不得不在只有半年即可毕业的情况下辍学，到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。其时正值春节前夕，债主蜂拥，母亲走投无路于正月初六服毒自尽。慈母惨死，秋白不得不送别弟妹离乡投亲，一家星散，使秋白陷入极度的孤寂和悲苦之中。

半年后，秋白辞去教职，决心外出寻找一条新的出路。同年初秋，秋白离开故乡，先入武昌英语学校，后随堂兄纯白至北京，考取外交部的公费学校——俄文专修馆。

秋白童年受信奉道教的父亲的熏陶，喜读老庄，爱听道家故事，中学时期研究过佛学，受厌世哲学思想的影响。家境贫寒，家庭变故，辛亥革命失败，种种家国的不幸在他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痕。由于上述种种原因，秋白长期处于苦闷的精神状态。入北京到五四运动发生之前，厌世观的哲学思想，随着三年的研究哲学程度而增高。但同时，也正是在进入北京之后，思想起了变化。“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杂志，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，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。”

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，思想上有了相当进展的秋白积极卷入斗争漩涡。他不仅是俄专学生，而且是两次京津学生联合请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。被反动当局逮捕后，在狱中领导爱国学生继续斗争，被推为学生总代表之一。在全国人民抗议下，

秋白和被捕的爱国学生终于获释。

1920年在秋白的一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这一年他与瞿菊农(世英)、郑振铎、耿济之等创办有影响的进步刊物《新社会》月刊和《人道》月刊,致力于新文化、新文学运动,鼓吹革命变革,并在上面发表他的早期散文作品。同年,《新社会》和《人道》被迫停刊,又与郑振铎、耿济之等发起筹备文学研究会(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成立,因秋白已出国,未被列入发起人名单,他正式加入文学研究会是在1923年回国以后)。这一年3月,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“马克思学术研究会”,接触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,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。在此基础上,对研究十月革命后的新俄国发生了兴趣,决心以《晨报》记者的身分去进行实地考察,“求一个‘中国问题’的相当解决”,“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”,于同年10月成行。

1920年10月6日,秋白起程赴苏,同行有俞仲华、李仲武,历时近4个月,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。1922年末结束考察,1923年1月回到北京。在对十月革命故乡的实地考察过程中,秋白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,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。1922年春,秋白由张太雷介绍,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旅苏期间,秋白在文学上的收获,除完成两部标志“五四”新文学实绩的散文《饿乡纪程》和《赤都心史》,还著有史稿《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》(原名《俄国文学史》)。

回国以后,秋白主要从事政治和理论宣传活动。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。参与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一系列工作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。“四一二”以后,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,主持召开了“八七”会议,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。在理论和宣传工作方面,主编过《新青年》季刊和《向导》、《前锋》、《热血日报》等报刊,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,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贡献。除此,还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和教授,讲授社会学。在此期间,与社会学系学生杨之华结婚。1928年4月,秋白离上海去苏联,不久杨之华亦赴苏。同年6月,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,秋白和杨之华都参加了大会。秋白在会上检查了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。会后留在苏联,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。1930年夏,离莫斯科回国。回国不久,主持六届三中全会,纠正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。在1931年1月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上,受到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支持的王明集团的打击,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领导。

1931年前,秋白在从事政治和理论宣传活动之余,陆续写了一些散文、杂文和文艺论文。自1931年起至1934年他离上海去苏区这段时间,秋白全力投入文化战线的工作,与鲁迅合作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。这三年,是秋白文学事业的黄金时期。他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文艺作品,主要是杂文。这些杂文在思想和艺术上与鲁迅杂文很近似。他撰写了许多论

文，其中涉及文艺运动的论文，标志着中国当时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水平。最著名的是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，它深刻论述了鲁迅的思想发展和鲁迅杂文的里程碑意义，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第一次对鲁迅做了正确的历史评价。有力地批判了“自由人”的文艺自由论的《文艺的自由和文艺家的不自由》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论文，鲁迅称之为“皇皇大论”。秋白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始于俄文专修馆时期，但大量的翻译和理论研究文字则是三十年代初的成绩。在此期间，他翻译了高尔基、普希金、卢那察尔斯基、别德内依、葛拉特柯夫等众多俄苏著名作家的作品，系统地翻译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，主要的有《〈现实〉——马克思主义论文集》、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和《高尔基论文选集》等，并写有《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》等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论文。这些创作、批评、研究和翻译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推动着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向前发展。

1933年底，秋白接到调中央苏区的通知，翌年1月11日起程前往，2月5日到达瑞金。到苏区后，秋白任工农民主政府教育委员、教育部长，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和兼管教育部所属的艺术局。在苏区期间，秋白比较注意最容易接近群众的戏剧运动和民歌创作。他提议中央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戏剧学校命名为“高尔基戏剧学校”，强调学校要附设剧团和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。这个学校曾训练出1000多学

生从事戏剧工作。他强调重视民歌的搜集和运用。在秋白的实际领导下，苏区的群众文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。

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，开始了长征，秋白因病留在根据地。1935年1月，中央局决定秋白等同志转移，由瑞金转福建取道广州由香港去上海。转移途中在上杭被俘，后为叛徒出卖，被解送长汀宋希濂的国民党三十六师。面对诱劝和酷刑，秋白宁死不屈。“可断头颅，可流热血，惟有主义，高于一切。”他在狱中写下许多这样的诗词。在《多余的话》这一所谓“自白书”里，秋白严厉解剖自己，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坚定的信念。秋白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，使国民党反动派束手无策。蒋介石终于下令杀害秋白。

1935年6月18日，秋白英勇就义，时年36岁。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，这是中国革命巨大的损失！

目 录

作者小传	1
心的声音	1
绪言	1
一 错误	4
二 战争与和平	7
三 爱	9
四 劳动?	11
饿乡纪程	26
赤都心史	95
一二 劳工复活	95
一五 贵族之巢	97
一七 列 宁	101
二五 清田村游记	102
(二)托尔斯泰邸宅	
三〇 “我”	105
那个城	117

心的声音

绪 言

心呢?……真如香象渡河^①,毫无迹象可寻;他空空洞洞,也不是春鸟,也不是夏雷,也不是冬风,更何处来的声音?静悄悄地听一听:隐隐约约,微微细细,一丝一息的声音都是外界的,何尝有什么“心的声音”。一时一刻,一分一秒间久久暂暂的声音都是外界的,又何尝有什么“心的声音”;千里万里,一寸尺间远远近近的声音,也都是外界的,更何尝有什么“心的声音”。鉤辘格磔^②,殷殷洪洪,啾啾唧唧,呼号刁翟^③,这都听得很清清楚楚么,却是怎样听见的呢?一丝一息的响动,澎湃訇磕^④的震动,鸟兽和人底声音,风雨江海底声音几千万年来永永不断,爆竹和发枪底声音一刹那间已经过去,这都听得清清楚

① 香象渡河,佛教用语。宋代道原《景德传灯录》:“同在佛所闻说一味之法,然所证有浅深。譬如兔马象三兽渡河,兔渡则浮,马渡及半,象彻底截流。”此处比喻人心灵的深澈。

② 鸱鸒的鸣叫声。

③ 这里指舞蹈欢呼声。

④ 大水的冲击声。

楚么，都是怎样听见的？短衫袋里时表的声音，枕上耳鼓里脉搏的声音，大西洋海啸的声音，太阳系外陨石的声音，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，却是怎样听见的呢？听见的声音果真有没有差误，我不知道，单要让他去响者自响，让我来听者自听，我已经是不能做到，我静悄悄地听着，我安安静静地等着；响！心里响呢，心外响呢？心里响的——不是！心里没有响。心外响的——不是！要是心外响的，又怎样能听见他呢？我心上想着，我的心响着。

我听见的声音不少了！我听不了许多风箫细细，吴语喁喁底声音。我听不了许多管、弦、丝、竹、披霞那①、繁华令②底声音。我听不了许多呼卢喝雉③、清脆的骰声、嘈杂的牌声。我听不了许多炮声、炸弹声、地雷声、水雷声、军鼓、军号、指挥刀、铁锁链底声。我更听不了许多高呼爱国底杀敌声。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？

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我在亚洲初听见欧洲一个妖怪的声音。他这声音我听见已迟了。——真听见了么？——可是还正在发扬呢。再听听呢，以后的声音可多着哪！欧洲，美洲，亚洲，北京，上海，纽约，巴黎，伦敦，东京……不用说了。可是，为什么，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呢？究竟还是心上底回音呢？还是心的声音呢？

① 即钢琴，英语 Piano 的音译。

② 即小提琴，英语 Violin 的音译。

③ 指掷骰赌博声。

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晚上(庚申正月十五夜),静悄悄地帐子垂下了;月影上窗了,十二点过了,壁上底钟滴答滴答,床头底表悉杀悉杀,梦里听得枕上隐隐约约耳鼓里一上一下的脉搏声,静沉沉,静沉沉,世界寂灭了么?猛听得砰的一声爆竹,接二连三响了一阵。邻家呼酒了:

“春兰!你又睡着了么?”

“是,着,我没有。”

“胡说!我听着呢。刚才还在里间屋子里呼呼的打鼾呢。还要抵赖!快到厨房里去把酒再温一温好。”

我心上想道:“打鼾声么?我刚才梦里也许有的。他许要来骂我了。”一会儿又听着东边远远地提高着嗓子嚷:“洋……面……饽饽”,接着又有一阵鞭炮声;听着自远而近的三弦声凄凉的音调,冷涩悲亢的声韵渐渐的近了……呜呜的汽车声飘然地过去了……还听得“洋……面……饽饽”叫着,已经渐远了,不大听得清楚了,三弦声更近了,墙壁外的脚步声、竹杖声清清楚楚,一步一敲,三弦忽然停住了。——呼呼一阵风声,月影儿动了两动,窗帘和帐子摇荡了一会儿……好冷呵!静悄悄地再听一听,寂然一丝声息都没有了,世界寂灭了么?

月影儿冷笑:“哼,世界寂灭了!大地上正奏着好音乐,你自己不去听!那洪大的声音,全宇宙都弥漫了,金星人,火星人,地球人都快被他惊醒那千百万年的迷梦了!地球东半个,亚洲的共和国里难道

听不见？现在他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经公布了八十几种的音乐谱，乐歌，使他国里的人民仔细去听一听，你也可以随喜随喜，去听听罢。”我不懂他所说的声音。我只知道我所说的声音。我不能回答他。我想，我心响。心响，心上想：“这一切声音，这一切……都也许是心外心里的声音，心上的回音，心底声音，却的确都是‘心的声音’。你静悄悄地去听，你以后细细地去听。心在那？心呢？……在这里。”

一九二〇，三，六。

一 错 误^①

暗沉沉的屋子，静悄悄的钟声，揭开帐子，窗纸上已经透着鱼肚色的曙光。看着窗前的桌子，半面黑魑魑，半面黯沉沉的。窗上更亮了。睡在床上，斜着看那桌面又平又滑，映着亮光，显得是一丝一毫的凹凸都没有。果真是平的。果真是平的么？一丝一毫的凹凸都没有么？也许桌面上，有一边高出几毫几忽，有一边低下几忽几秒，微生物看着，真是帕米尔高原和太平洋低岸。也许桌面上，有一丝丝凹纹，有一丝丝凸痕，显微镜照着，好象是高山大川，峰峦溪涧。我起身走近桌子摸一摸，没有什么，好好的平滑桌面。这是张方桌子。方的么？我看着明明是斜

① 本文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《新社会》旬刊第十八号。

方块的。站在洗脸架子旁边，又看看桌子，呀，怎么桌子只有两条腿呢？天色已经大亮，黯沉沉的桌子现在已经是黄澄澄的了。太阳光斜着射进窗子里来，桌面上又忽然有一角亮的，其余呢——黯的，原来如此！他会变的……唉，都错了！……

洗完脸，收拾收拾屋子，桌子，椅子，笔墨书都摆得整整齐齐。远远的看着树杪上红映着可爱的太阳儿，小鸟啁啾唱着新鲜曲调，满屋子的光明，半院子的清气。这是现在。猛抬头瞧着一张照片，照片上：一角花篱，几盆菊花，花后站着、坐着三个人。我认识他们，有一个就是我！回头看一看，镜子里的我，笑着看着我。这是我么？照片上三个影子引着我的心灵回复到五六年前去。——菊花的清香，映着满地琐琐碎碎的影子，横斜着半明不灭的星河，照耀着干干净净的月亮。花篱下坐着三个人，地上纵横着不大不小的影子，时时微动，喁喁的低语，微微的叹息，和着秋虫啾啾唧唧，草尖上也沾着露珠儿，亮晶晶的，一些些拂着他们的衣裳。暗沉沉的树荫里飕飕的响，地上参差的树影密密私语。一阵阵凉风吹着，忽听得远远的笛声奏着《梅花三弄》^①，一个人从篱边站起来，双手插插腰，和那两个人说道：“今天月亮真好。”……这就是我。这是在六年以前，这是过去。那又平又滑的桌面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请秋

① 曲名，内容写傲霜雪的梅花；因全曲主调出现三次，故称“三弄”。

白明天同到三贝子花园^①去。呵！明天到三贝子花园去的，不也是我么？这个我还在未来；如何又有六年，如何又有一夜现在，过去未来又怎样计算的呢？这果真是现在，那果真是过去和未来么？那时，这时，果真都是我么？……唉！都错了！……

我记得，四年前，住在一间水阁里，天天开窗，就看着那清澄澄的小河，听着那咿咿哑哑船上小孩子谈谈说说的声音。远远的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江阴的山，有时青隐隐的，有时黑沉沉的，有时模模糊糊的，有时朦朦胧胧的，有时有，有时没有。那天晚上，凭着水阁的窗沿，看看天上水里的月亮。对岸一星两星的灯光，月亮儿照着，似乎有几个小孩子牵着手走来走去，口里唱着山歌呢。忽然听着一个小孩子说道：

“二哥哥，你们看水里一个太阳，太……”又一个道：

“不是，是月亮，在天上呢，不在水里。”转身又向着那一个小孩子说道：

“大哥哥，怎么今天月亮儿不圆呢？昨天不是圆的么？”听着回答道。

“怎么能天天都是圆的呢？过两天还要没有月亮呢。”

“大哥骗我，月亮不是天生圆的么？不是天天有的么。”

^① 又称万牲园，即今北京动物园。

“我们去问姊姊。姊姊，姊姊。我刚才和阿二说，月亮会没有的，他不信，他说我说错了。”姊姊说道：

“妈妈的衣服还没有缝好呢，你们又来和我吵，管他错不错呢……”

一九二〇，三，二十。

二 战争与和平

小花厅里碧纱窗静悄悄的，微微度出低低的歌声。院子里零零落落散了一地的桃花，绿荫沉沉两株杨柳，微风荡漾着。一个玲珑剔透六七岁的小孩子坐在花厅窗口，口里低低的唱着：

“姊姊妹妹携手去踏青。
垂垂杨柳，啾啾莺声，
春风拂衣襟，春已深。
郊前芳草地，正好放风筝……”

桌子上放着一个泥人，是一个渔婆，手里提着一只鱼篮。背上搁着很长很长一竿钓鱼竿，丝线做的钓丝，笑嘻嘻的脸。小孩子一面唱一面用手抚着那钓丝，把许多桃花片，一片一片往钓丝上穿，又抓些榆钱放在那鱼篮里。又一个小孩子走来了。说道：“哥哥，我找你半天了，爸爸给我一个皮球。”那哥哥道：“我不爱皮球。弟弟，你来瞧，渔婆请客了，你瞧